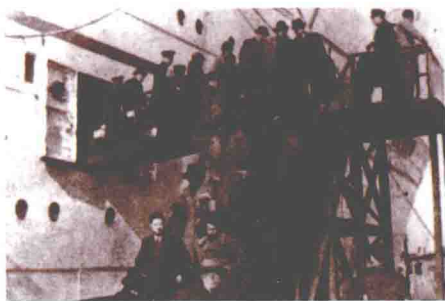


我们^和你们

中国和以色列友好故事集



高秋福 何北剑 姚振宪等 /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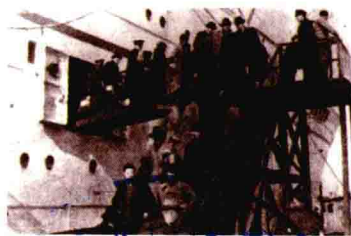


辽海传播出版社

我们和你们

我们^和你们

中国和以色列友好故事集



高秋福 何北剑 姚振宪等 / 编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以色列友好故事集 / 高秋福, 何北剑, 姚振宪等编著.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85-2461-0

I . ①我… II . ①高…②何…③姚… III . ①中外关系 - 友好往来 - 以色列 - 通俗读物 IV . ① K822.23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552 号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以色列友好故事集

出 版 人: 荆孝敏

统 筹: 付 平

学术顾问: 潘 光

著 者: 高秋福 何北剑 姚振宪等

责任编辑: 吴娅民

装帧设计: 北京正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31 号生产力大楼 B 座 7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 - 82000227

网 址: www.cicc.org.cn

承 印: 北京圣彩虹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序言

出使以色列三年，我有很多经历和感受，最想与人分享的
一点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在很多地方是相近、相通、相亲的。
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都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中
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友好交往已经有逾千年的历史，在跨越千
年的友好交往中，两个民族一直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支
持。这份友谊因历史的积淀而弥足珍贵，这份感情因现实的考
验而历久弥坚。

我们是遭受过深重灾难的两个民族，我们都曾在挫折之后
毅然奋起，都曾在磨难面前百折不挠，也都通过坚韧自强、艰
苦奋斗迈向民族的复兴和发展，谱写出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动人
诗篇。只有创造过灿烂文明的民族，才会如此渴望再创辉煌；
也只有历尽苦难沧桑的人民，才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数千年辉煌文明、数百年深重苦难，百余年不息奋斗，我们两
个民族追寻梦想的道路显得尤其艰难曲折，历史和文明的积
淀，奠定了中以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当历史的苦难已成为鞭策我们前行
的动力，当两个民族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中以两国开
启了新的历史征程。中国和以色列 1992 年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以友好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建交 22 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古老的智慧迸发出创新灵感，真诚的友谊结出务实合作之花，
中以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两国各层次往来日益频繁，各领域务
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已成为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
年双边贸易额已逾 108 亿美元，比建交时增长了 200 多倍。
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农业、环保、

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和深化。中以务实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展开，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回首过去的 22 年，双方始终牢牢把握中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两国关系处于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两国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双方发展两国关系的决心是相同的，深化务实合作的努力是相同的，增进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的目标是相同的。今天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时代。我坚信，中以关系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两国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好，中以友好交往会更加硕果累累。

中以友好交往的故事说不完，写不尽。本书选取的 12 个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其中部分画卷，既有战争岁月的生死支持，也有和平年代的倾情奉献；既有两国政府对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力倾注，也有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的丰硕成果。这一幅幅“民相亲”的生动场面，构成了中以“国之交”的鸿篇巨制。

本书的问世不仅是回顾，更是传承。它告诉和激励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秉持信念，坚定信心，勇担重任，开拓进取，继续推进中以关系，共同谱写两国友好合作新篇章。

是为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以色列国大使

2014 年 3 月 20 日

前言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代表了世界上两大古老文明，他们的接触始于古代犹太人流散进入中国之时。自那时起，中国成了一次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纳粹大屠杀期间，上海更成了全球唯一接纳犹太难民的大城市。在中华大地上，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上千年的交往中友好相处，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更是互伸援手，谱写了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两国和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建交22年来，中以经济、科技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也发展迅速，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感谢五洲传播出版社精心组织编写了这12个小故事，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厚友谊。

“记忆”篇描述了中以友谊的渊源——历史上中犹人民的友好交往，写的人物和事情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是第一位源于中国的以色列总理。我难忘他对我说的话：

“我的祖父母永远留在了中国，我父母的心总是向着中国，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访问中国。”2004年6月，他终于实现了愿望。记得那是6月24日下午，我陪他访问了上海犹太遗址，随后他飞到哈尔滨，将从以色列带来的石块放在祖父墓上。为了寻找、验证何凤山的材料，我们与“生命签证”等组织曾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1999年10月，我们与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一起在温哥华首次向公众宣布了何凤山的事迹。今日，这位第一个获得“国际义人”称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与辛德勒、瓦伦堡等齐名的救助犹太难民的英雄。许多犹太人同样积极支持、参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罗生特就是其中的一位。书里提到了1996年4月我们举办的罗生特事迹展览会，

我始终记着展览会上罗生特的警卫员李光说的话：“罗大夫就是奥地利的白求恩。”本书不可能记述所有这些犹太友人，但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其中几位：汉斯·希伯（Hans Shippe），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魏璐丝（Ruth Weiss），傅莱（Richard Frey），沙博理（Sidney Shapiro），汉斯·米勒（Hans Miller）。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

“握手”篇记述了为中以建交而努力的“破冰者”们。作者高秋福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长者。他至今笔耕不辍，前不久还签名赠我新著《亚洲情脉漫追述》。西蒙·佩雷斯、摩西·阿伦斯、麦宇仁、苏赋特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朋友。记得佩雷斯总统曾对我说，他对中国的深情是受到了其恩师——以色列开国元勋本·古里安的影响。佩雷斯的话在我参观本·古里安生前卧室时得到了印证：在他的床头放着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书。本篇提到了几位以色列外交官，我想我也应该提一下三位为“破冰”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外交官：当时负责与以色列建交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直接安排中以建交具体事宜的吴思科（现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和刘振堂（后任中国驻伊朗、黎巴嫩大使）。还应指出，中以双方智库和学者的作用也很重要。记得在中以建交前三个月，我们几位中国学者第一次来到以色列，拜访了诸多高官和智囊机构，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回国后写出了调研报告，为中央与以建交的决策作出了贡献。以方学者和国际犹太组织，特别是以追讨纳粹大屠杀罪行闻名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破冰”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蒙中心最近还接连发表声明，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和否定历史罪责，受到中国人民的赞扬。

“合作”篇详细叙述了中以两国经济合作的丰硕成果，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农业、通讯、医疗、航运、钻石和风险投资等

领域。二十多年前，以色列企业来华投资形成热潮，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以色列市场。1992年12月，赫尔佐格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以色列总统。我陪同他参观时，与随他来访的著名企业家萨尔·艾森伯格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后来刊登在美国各大报上。艾问：“中国有百分之几的人富了起来？”我没有把握地答：“大概百分之五吧。”他说：“那不会有钻石的市场。”我问：“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吗？12亿。”他吃惊地说：“哦，那是6000万，一个庞大的市场！”后来，他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建立上海钻石交易所，终于在去世前三天与上海签署了协议。那天他对记者说：“把建这样的中心选择在上海，是因为这里与以色列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二战期间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上海钻石交易所的生意非常红火。2013年5月，再访上海的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晚宴上对我们说：“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以色列投资，中国有巨大的工业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以色列则在所有高科技领域都有技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复星医药公司以2.2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公司，中国光明集团将收购以色列最大食品商特努瓦食品公司，中国还可能修建把地中海与红海连接起来的高速铁路。需要指出，中以人文合作的发展也十分喜人。

希望我的这些介绍、评论、补充和小故事，能引导读者走马观花地领略本书的精彩，并在阅读本书后为进一步促进中以友谊作出贡献。

潘光

2014年3月23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目录 Contents



记忆 篇

序言 / 高燕平3

前言 / 潘光5

一个犹太家族的中国情缘2

战地医生罗生特31

“不是天使，是上帝！”48

他让昨日重现68



握手 篇

佩雷斯的中国情90

以色列的破冰者们99

从香港到北京106

历时 24 分钟的通讯社审批112



合作 篇

一个水利工程师的回忆128

戈壁上的探戈157

跨越万里的“孵化”174

拉宾总理的承诺184



记忆

篇

一个犹太家族的中国情缘
战地医生罗生特
“不是天使，是上帝！”
他让昨日重现



The Jewish Refugees Settlements in HongKou

一个犹太家族的中国情缘

红灯笼

那时，他住在一间很小的、没有什么装饰的房间里。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顶棚上挂着的、父母从遥远的中国带回来的一对大红灯笼。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蜡烛，那两个红灯笼一年里也点亮不了几回。正因为这样，静静地悬在那里的它们，里面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神秘。有时，几个弟弟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或者睡觉前、或者起床前挤到他的床上，很多时候，孩子们的眼睛和心思都会钻进那两个红灯笼里寻找各自的宝物。

这个犹太少年名字叫亚伯拉罕·奥尔默特，出生于1936年。从懂事时起，他就发现父母在聊天时，经常说一种他一点也听不懂的语言。后来他知道那是中文，是遥远东方的一种古老的语言。

父母也总是跟他和弟弟们讲起，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那里有好些城市，有哈尔滨、大连、青岛，有北平、天津，有广州、上海……在那里他们家有不少亲戚，有的是他的长辈，也有的是他的同辈。他记得父母亲收到来自远方信函时的那份激动和高兴，他也因为有机会给集邮册增添一些奇异的邮票而兴奋不已。那些远方的故事就像是一条条海盗船，他脑海里各种各样的幻想，会乘着那些船一次次地航行在浓雾弥漫的海面上，但是始终到达不了那天边的终点。

后来，他渐渐长大，也没有了远方的来信，但那些和父母亲一同在中国长大、又一同移民到以色列的朋友，还是偶尔会

父母和三周大的欧慕然



来家里串门，有时就聊起在中国、在哈尔滨的往事。而让他格外高兴的事，就是他们有时会给他带来些蜡烛，那样，他就能点亮那两盏红灯笼了。

1981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出版了回忆录，其中大量笔墨记述的，是他和妻子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父母离开哈尔滨快60年了，但在家里还经常用中文交谈。中国也一直是我们一家人谈论的话题。”亚伯拉罕·奥尔默特的三弟、以色列研究叙利亚问题的专家约希·奥尔默特对他见到的中国客人说。

1998年，87岁的父亲辞世了，临终前的最后几句话，是用中文说的。

亚伯拉罕·奥尔默特曾任以色列总理的弟弟埃胡德·奥尔默特说过：“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中国是另外一个世界，远在天边。生活在以色列的人，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以及北非的穆斯林国家。我们家庭则不同，始终将中国挂在心上，尽管我们不在那里出生，也不曾亲眼目睹，但还是对她朝思暮想。”

父亲的回忆录、弟弟的感怀、母亲身上从不磨灭的中国痕迹在亚伯拉罕·奥尔默特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都和他在幼年时期就有、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好奇和思索紧紧相连。那是一个必须解开的、巨大的谜团。

四十多年后的2000年到2004年，亚伯拉罕·奥尔默特担任了以色列驻中国科学和农业公使。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欧慕然。

奥尔默特的父母与四兄弟以及欧慕然的妻子合影，摄于1958年。

“这是我们的握法”

欧慕然小的时候就发现父亲喜欢打乒乓球。当然，父亲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但欧慕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越来越喜欢打乒乓球了。他的另一个发现是父亲握拍的方法相当奇怪——他像握钢笔或铅笔那样握拍！这和欧洲人的握法完全不同。他就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握拍，舒服吗？“这是我们的握法，”父亲不假思索地说。他不明白父亲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就追问说：“我们？你说的是谁？”“我们中国人，”父亲说。确实，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就是以这种握拍方法，在世界乒坛称霸了许多年。但父亲直接把自己认作是中国人，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欧慕然后来对他的中国朋友说：“那个加拿大籍老外‘大



山’在中国特别出名吧？一个原因是他的汉语好是吧？也许你不相信，我父亲的汉语说得比他还好！他说的是地道的东北腔，我父亲告诉过我，很多普通的中国北方人在对汉语的掌握上，都赶不上他，他们都佩服我父亲。他不到十岁就到了中国，二十多岁才离开，他是中国东北人；他在中国的学校里念的书，并且当上了中国学校的教师。他真的有惊人的汉语能力。”

欧慕然知道，其实对于他的父亲来说，这种握拍方法与其说是一种克敌制胜的方法，不如说是中国的标志。尽管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中国几十年了，而且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能够从媒体上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也大多不让人乐观。但是，父亲对中国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父母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这种强大的“中国”情结和执著的自豪感，让欧慕然既感动又



中国驻以色列前大使
陈永龙宴请欧慕然（右
一）和他的弟弟——以
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
尔默特（左一）。

骄傲。父亲对中国的这种程度的爱，在本质上，很像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爱、对自己犹太民族的爱、对家人的爱。这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欧慕然和他的弟弟们。

欧慕然是一位农业专家，有一个时期还是国家农业部门的官员，出差到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时，如果有人问他来自哪个国家，他会先是说“我的父母生活在中国”然后绕弯子、打马虎眼地搪塞过去。这种时候，他多半是为了隐瞒他的真实身份。但说来奇怪，这个时候，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也随之而生，好像他自己真的代表着一个东方大国。

当然，后来到了中国就不一样了，每逢有人按照中国的习惯，礼貌性地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家是哈尔滨人。”他发现，问话的人听到这种回答，开始时一愣，接着很快就明白所指，和他一同会心地哈哈大笑。接着的谈话会有一种难以言明的亲密感，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他自己与谈话的人那一刻好像都忘掉了他是以色列人这一事实。每到这样的时刻，他的感受除了亲切，更多的是自豪。

在中国，即便没有人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这类问题，在内心他还是以“我不是外人”自居，毫不在乎对方知道了他的身世后，是不是真的能认同这一点。

弟弟埃胡德·奥尔默特任以色列总理，他访华时说的那句话也是他的心声：“中国从来就不是‘另一个国家’，我们和中国在感情上的联系，是永远也不会割断的。”

孙阿旺和老严

父亲莫德查·奥尔默特的出生年月对欧慕然和弟弟们来说，一直是个谜。他们只知道他出生在俄罗斯的撒马拉城，就是后

来被人重新命名的古比雪夫市。后来，欧慕然的弟弟埃胡德·奥尔默特当上了耶路撒冷市的市长，俄罗斯古比雪夫市一个代表团到耶路撒冷访问时，带来了从档案中发现的他父亲的出生证明原件，日期是1911年1月11日，比他自己讲的要晚很多年。但是他父亲不承认这个日期。

他的父亲告诉他们，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什么叫被欺凌，他六岁时就目睹过混乱和暴乱。后来，白俄分子开始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屠杀，他听说当时在白俄罗斯就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遭到杀害，财产被洗劫一空。这让俄国所有的犹太人都极度恐慌，于是一批批的犹太人逃出国境。1917年，父亲的父亲约希夫·莫西夫维奇·奥尔默特一个人随着滚滚的犹太难民潮到了中国的哈尔滨。

不久，家里收到了他的消息，他说到了一个好地方，安详、平和，是一个令人开怀的新的世界，全家人都可以到他那儿团聚了。于是，祖母带着儿子们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在铁路局工作了两年，祖父在齐齐哈尔找到了一份他更喜欢的差事，于是全家搬到了齐齐哈尔。后来，全家又回到了哈尔滨。1941年，祖父在哈尔滨离世，并安葬在了这座城市。

欧慕然的父亲性情随和，爱好广泛，尤其有语言天赋；除了俄语和英语外，他很快就学会了汉语。和中国的青少年一块儿成长，加深了他对中国人心性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精神世界里也渐渐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

从齐齐哈尔的学校毕业后，他考入哈尔滨工学院电气工程系。系里还有三名犹太人、几名俄罗斯人和12名中国人。与这些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不同，呱呱叫的汉语让他很快就有不少中国朋友。不但如此，学院有一个预科班，供中学生在投考哈尔滨工学院以前进修。既能讲英语和俄语，又能讲汉语的他，